



# 枫林杂思

张尚仁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 枫林杂思

● 张尚仁  
著

责任编辑：李兴和  
装帧设计：刘雨

ISBN 7-81112-119-0



9 787811 121193 >

ISBN 7-81112-119-0/1 · 109

定价：26.00 元

张尚仁

著

# 枫林杂思

云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枫林杂思/张尚仁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81112-119-0

I. 枫... II. 张...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8034号

责任编辑: 李兴和  
装帧设计: 刘雨

## 枫林杂思

张尚仁 著

---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75千  
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119-0/I·109  
定 价: 26.00元

---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传 真: 0871-5162823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Feng Lin Za Si



张尚仁，1942年1月13日生于广东梅县，1956年8月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供职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广东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任所长、教授)，1991年起任广东行政学院院长。现受聘担任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学术兼职主要有：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广东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广东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1988年获广东省政府科技突出贡献二等奖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90年被评为广东省教书育人优秀教师；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称号。曾先后赴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泰国及香港等地做学术访问。已出版专著26本、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计300余万字，并有多项科研成果及专著获奖。



本书作者张尚仁画像（方唐绘）

# 序

对于读书人来说，能够碰到几个好老师特别是对自己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好老师，是一种福气，也是一种缘分。

尚仁先生是我的老师。尚仁老师对我的关爱和教诲，于我的人生旅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有幸考进云南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成为一名大学生。对于一个生长在滇东北“鸡鸣三省”之地的贫困山区的农村青年来说，这无疑是欣喜无比的事情。我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我由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云南大学政治系有一个特点，就是师生关系特别融洽。我们当学生的，可以经常到老师家里去。而我去得最多的是尚仁老师家。这大概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老师给我们上“西方哲学史”课，他对很“玄”的哲学命题，分析得深刻透彻，逻辑严密，令我们全班同学折服，并使我在当学生时就对“西方哲学史”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而常到老师家里去请教自己学习中的一些问题；二是尚仁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但平时却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我们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许多同学都乐意和他亲近；三是师母满辅英老师老家也是滇东北的，和我是“老乡”，老师的老岳母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老人，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儿孙一样。我们在老师家随意进出，随便交谈，也常在他家吃饭。那时很多食品都要凭票供应，但老师能用市场买得到的普通原料炒出美味可口的菜来。我们不少同学都在老师家吃过饭，现在谈起老师的厨艺，仍赞不绝口。

1980年前后，我们经常在报刊上看到老师发表的学术论文。老师的勤奋，对我们的感染是很深的。高年级时，我们也学着写文章，老师对我们写论文，总是给予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当时学校对新来的年轻教师都安排了指导教师，尚仁老师作为我的

# 序

指导教师，带着我跟他一起学习讲授“西方哲学史”。老师常对我说，要想搞好教学，一定要注重科研。老师常常毫无保留地将他思考的某些科研课题与我们讨论，鼓励我们和他一起研究。1981年，老师要到桂林参加“哲学史比较学”讨论会，我和老师合作写成《哲学史比较学的定义、意义和方法》一文，在《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上发表。1983年，老师的学术著作《欧洲认识史概要》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在学界得到普遍好评。那时在我们眼里，能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是很了不起的。但老师对发表出版学术论著从不张扬，他常说：“做过的事就不要想那么多了，重要的是努力去做新的事。”不久，老师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朱德生教授合作的《认识论史话》一书即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老师又萌发了写一本《西方无神论史话》的构思。老师有意培养我，让我和他合作写这本书。我们几经讨论，分头写作，由老师修改定稿成书。此书1987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后来能走上科研之路，尚仁老师确实是我的领路人。

1984年11月，尚仁老师调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们许多同学都到机场送行，与老师在机场合影留念，和老师全家依依不舍。

老师调广州后，我和老师的联系从未中断。1986年我到华南师大进修“领导科学”，再次聆听了老师的教诲。1988年初我结婚到广州旅行，还是老师在华南师大的教工宿舍借了一间空房子，作为我们旅行结婚的“新房”，随后连春节都是在老师家过的。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和老师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多，但无论是老师几次到昆明，还是我出差，只要有机会，我们都肯定要见面的。除见面外，老师出的书我都能得到(差不多年均出一本书)；我的业务和工作进展，老师也都很了解。在我处境困难时，总能得到老师的关心；在我思想出现困惑

时，总能得到老师的点拨。两年多前的一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左右，我突然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小吴，我理解你的处境，你要多保重！”我沉默了片刻，只说了四个字：“谢谢老师！”通话虽然简短，我却感到无比温暖。有一次，我想向老师倾诉工作中的困难，刚提起话题，老师就说：“你现在的困惑我也经历过，我们不能因为事情有困难就不干，如果我们不干，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就这么两句话，坚定了我的决心。我和老师在一起，讨论起理论问题来，话很多；其他事，都只要几句话就足够了，因为老师太了解我了。

2005年底，我到广州开会。刚在宾馆住下，就直奔老师家。四天会期，除白天开会和有一天晚上有事外，其余三天晚上我都去老师家。在老师家里，我问起老师最近在忙什么大作？老师说：“写了几十年理论文章，最近想变换一下写作方式，写点散文式的东西。”并从摆在桌上的电脑里调出几篇让我看。我一看，用散文体裁写出的哲理性文章，顿感耳目一新。我即说：“老师，这本集子写完后就在我们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吧？”老师说：“才开始试着写了几篇，如能写出一本集子来，一定交你们出版社提意见。我在云大教了二十年书，云大是我教学科研的‘根据地’嘛！”没想到，才过了两个多月，老师就打来电话：“写出近十万字，再写几篇就差不多了。先把写出来的发过去你看看，你给这本集子写个‘序’吧！”老师的勤奋真使我惊叹！试想：老师已过了退休年龄，三年前又突患中风造成右侧偏瘫，靠顽强的毅力锻炼才得以恢复，康复期间还写作出版了两本书，一年发表五六篇论文。仅仅两个多月，又值春节期间，平均每天要在电脑上写出一两千字来。没有对学问的执著追求，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想象的。我在想，老师的这种治学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现在高校的师生学习和借鉴啊！

老师的这本《枫林杂思》，共五十六篇短文，分五大部分。篇篇富

# 序

含哲理，每个部分又各有特点：“感悟哲理”中的文章，“悟”出来的哲理，确实能使人分享到“玄之所在，其乐无穷”的感受，其中还有不少哲学方面的奇思妙想；“体验人生”中的各篇，贯穿着“体验”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的思想，确立了人生的这种理念，才能达到人生豁达的至高境界；“追忆往事”中记述的是老师人生经历中的片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历练，理解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怀；读“见闻所思”中的各篇，一个勤于观察、善于思考的学者形象跃然纸上；“随想杂录”录下老师丰富的想象力，其思想活跃令我辈自叹弗如。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老师的一种境界。从单纯到复杂再到成熟的单纯，可谓之大智大慧；从混沌到清醒再到自觉的混沌，可谓之大彻大悟；从浅显到深刻再到朴真的浅显，可谓之博大的深刻。这是一种超脱，是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

一般说来，都是老师给学生作序，老师著书立说，学生哪敢写序！尚仁老师让我给这本集子写个“序”，确实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但老师发了话，学生不得不听。何况老师如此洒脱，我又何必计较俗规呢？故想来想去，写下上面的文字，不敢言“序”，只是想表达我和老师师生情谊之万一。



2006年6月于云南大学东陆园



# 目 录

自序：写给谁看 ..... 1

## 感悟哲理

顺其自然 ..... 8

闲话道教 ..... 10

心中有佛与无佛 ..... 12

哲语 ..... 14

海鲜后面的文化 ..... 16

古文无标点 ..... 18

从水往高处流想开去 ..... 20

上课打手机 ..... 23

难得糊涂 ..... 24

“得益于穷” .....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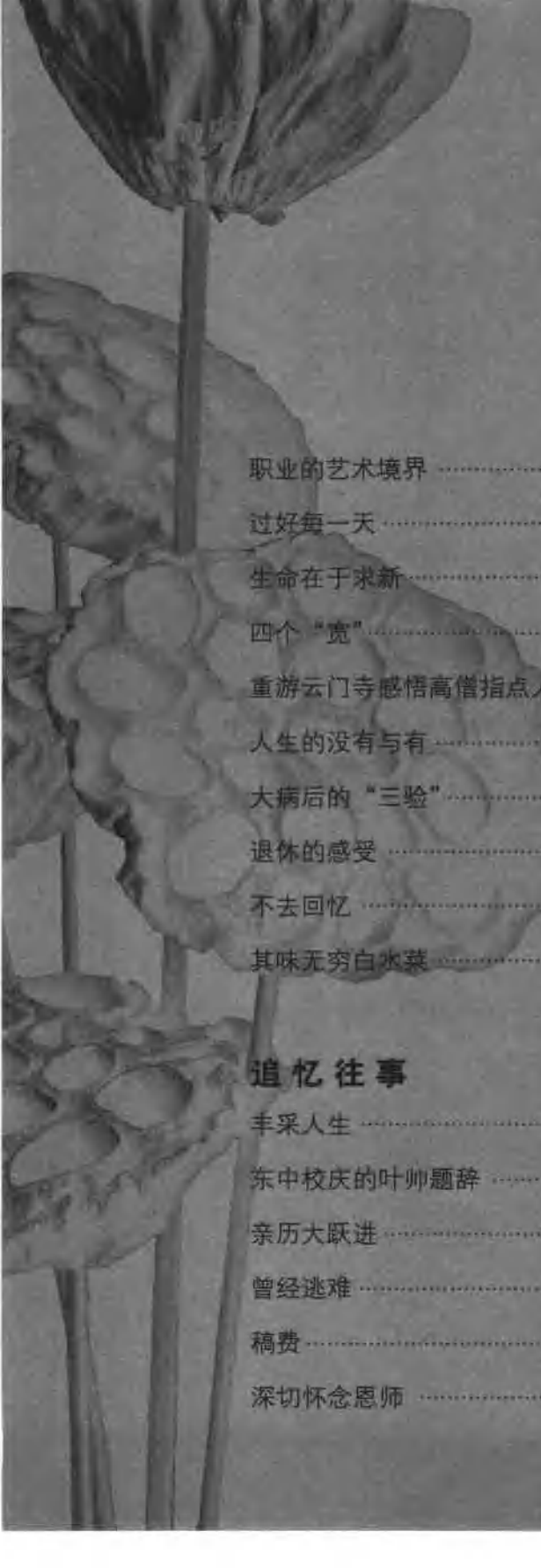
哲学文化现象 ..... 29

## 体验人生

我是谁? ..... 34

沉思哲理，乐此不疲 ..... 36

一介书生 ..... 42



职业的艺术境界 .....	44
过好每一天 .....	48
生命在于求新 .....	51
四个“宽” .....	55
重游云门寺感悟高僧指点人生 .....	59
人生的没有与有 .....	62
大病后的“三验” .....	64
退休的感受 .....	68
不去回忆 .....	71
其味无穷白水菜 .....	73

## 追忆往事

丰采人生 .....	78
东中校庆的叶帅题辞 .....	84
亲历大跃进 .....	85
曾经逃难 .....	88
稿费 .....	92
深切怀念恩师 .....	93

难以忘怀李老師 .....	97
老屋 .....	99
说緣 .....	102
善心与救人 .....	105

## 见 闻 所 思

谁来评审“评审” .....	109
今昔大学生 .....	112
和教师谈科研 .....	115
依法治X .....	119
另类“非典” .....	121
批示成瘾 .....	123
废纸堆里拣回来的著名建筑 .....	124
有教养的举动 .....	126
三分钟管理法 .....	129
从报警器想到外部性 .....	131
历史总是让人担忧 .....	132





## 随想杂录

做好人 .....	135
题词 .....	137
海螺登高峰 .....	139
冒牌货 .....	140
谬论 .....	141
无神论者说神 .....	144
关公不杀曹操 .....	147
突发奇想 .....	149
研究“研究生” .....	151
年终感怀 .....	152
漫游东湖 .....	154

# 自序：写给谁看

我有一位大师兄，比我早几年退休了。在大学教学、科研搞了几十年，退休后还在写文章。有人问他：“你都退休了，还写什么文章？写给谁看？”他说：“写给自己看不行吗？！”师兄就是师兄，比我境界高。想来也是，以往的思维习惯，做任何事都一定要预设个目的，然后就按照预设的这个目的要求去做。如果做的过程偏离了目的，不是去修正目的，而是去改变所做的事。现在想来，做事设个目的也无不可，但凡事都要先设定一个目标却未必。有时，做事就是为了有事做，本身就是当时的目的。至于做了以后能有什么效果，开始时最好不要想那么多，有自然好，没有也无所谓。这样做事，没有什么负担，事情可能做得更好。比如写文章，还没有写，就过多地考虑想在哪里发表，发表以后能得到什么好处等等，抱着功利的目的去写，很可能更多地考虑投其所好，难于做到自由地发表见解。当然，做事要完全摆脱功利目的也是难的，不要将功利目的看得那么重却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退休几年了。和我的师兄一样，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和行政领导工作。工作过程中，不断地在写，粗略算一下，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几年，写了二十几本书，发表了200多篇文章，约300万字。退下来的头三年，还继续写书和文章，三年也出了两本书，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如果有人问我：“退休了还写书写文章，为了什么？”那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为了表示自己水平高好去升官吗？那是做梦。为了评职称吗？早就是教授了，又退休了，还评什么职称！为了得稿费吗？以前一篇文章的稿费是工资的1至2倍，稿费还管用；现在一篇文章的稿费还不到工资的十分之一，稿费已经无足轻重。那为什么还写？我只能回答：“不为什么，就因为想写。”

写书写文章是很辛苦的。这我深有体会。自己也想过变换一下写法，看能不能从中取乐。不久前，在医院做例行体检，排队时，和一位

中年教师闲谈，他说经常看到我发表的论文，问我是不是又在考虑写什么题目？我说了正在思考的几个问题。他向我建议说：“你们这一辈的知识分子，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现在退下来了，有时间总结一下，对我们后辈是一笔精神财富。”我说：“你是不是建议我写自传或回忆录？我们一个普通的教书匠，写什么自传或回忆录！”他说：“我的意思不是建议你写自传或回忆录。写自传或回忆录是很难的事。最好是改变一下写法。将遇到的、想到的写些短篇。几百字、千把两千字一篇。不必考虑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用建构什么逻辑体系。文笔轻松些，想写时就写，想休息就休息，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日子过得也充实。将来如能写出一本人生感悟来，说不定还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呢！”我虽然不追求什么“功德”，更不可能“无量”，但觉得他的这个建议值得考虑。这一考虑，还真有道理。

仔细想想，过去写学术著作或理论文章，写得很苦，恐怕读者读起来也不轻松。更何况，你写出来的东西，究竟有几个人读？我有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他说他们出版社出了一本一个老专家花大半生研究写成的十分专业的多卷本断代思想史。这位老专家自己就调侃说：“这个多卷本出来，全国有四个人读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老专家写的专业性很强的著作，其价值或读者人数的多少不能与通俗读物和畅销书放在同一水平上来衡量。但一般性的文章，写出来总是给人读的。不过，没有人读也有“价值”。我有一位在学报当主编的朋友说：“我们这个学报的‘功劳’，就是‘制造’了不少讲师、副教授、教授！”你评职称要发表论文，在刊物上一发表，管他有没有人读，都算“科研成果”。因为有这个“指挥棒”，所以要评职称就拼命写，刊物就尽量发，有多少人读就不在考虑之列了。

有人说，中国的理论研究，现在陷入一种“规范性认识的危机”。我看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发表的论文，数量惊人，但许多（包括我的一部分）都可归到“学术垃圾”中去，其“终极价值”是论斤卖给收破烂的再去“回炉”。何谓“学术垃圾”？这也难于界定，大概总是“以己昏昏，使人昏昏”一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一点都不“昏昏”的，通篇说的都是“绝对真理”。其内容无非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应该如何如何，必须坚持多少条原则等等干巴巴的几条。哪一点说得不对？都对。问题是通篇都是废话空话，不着边际大发